

Zhong Hua Ming Zhu — Er Shi Si Shi
【中华名著】

二十四史

卷四

主编 迟双明

文物出版社

中华名著

迟双明 主编

二十四史

卷四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史 ·

四年，兀朮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因飞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朮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朮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兀朮归，飞邀击于静安，败之。

诏讨戚方，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方遁，俄益兵来，飞自领兵千人，战数十合，皆捷。会张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飞辞，乞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收复本路州郡，乘机渐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次第而复。

会金攻楚急，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飞师孤力寡，楚遂陷。诏飞还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出城，布阵十五里，飞设伏，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选骑二百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伏发，贼败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汝杀。”坐而降者八万余人。进以余卒奔成于南康。飞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斩其将赵万。成闻进败，自引兵十余万来，飞与遇于楼子庄，大破成军，追斩进。成走蕲州，降伪齐。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二年，贼曹成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

来矣。”即分道而遁。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

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遶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砦。成据险拒飞，飞麾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隘据之。成又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余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首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病者，岭表平。授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谕刘大中奏：“飞兵有纪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盗复起。”不果行。时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飞平之。飞至虔州，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雩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上擒之，余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兵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授徐庆等方略，捕诸郡余贼，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惊之故，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余寇高聚、张成犯袁州，飞遣王贵平之。

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锡、李横、牛皋皆隶焉。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飞鼓众而登，超投崖死，复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飞趣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

· 史 ·

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刘豫益成兵屯新野，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

飞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

进兵邓州，成与金将刘合孛董列砦拒飞。飞遣王贵、张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孛董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保邓城，飞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复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又复唐州、信阳军。

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乃以随、郢、唐、邓、信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

兀朮、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提兵趋庐，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粮，乞量给官钱，免官私逋负，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

五年，入觐，封母国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招捕杨么。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

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功大夫。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玠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贼走。

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

· 史 · ----- 九四九 -----

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洸等降，飞詈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么负固不服，方泛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讖。获贼舟千余，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诏兼蕲、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飞入觐，面陈：“襄阳自收复后，未置监司，州县无以按察。”帝从之，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飞移军京西，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置司襄阳。命往武昌调军。居母忧，降制起复，飞扶柩还庐山，连表乞终丧，不许，累诏趣起，乃就军。又命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首遣王贵等攻虢州，下之，获粮十五万石，降其众数万。张浚曰：“飞措置甚大，令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砦，必有应者。”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再战皆捷，中原响应。又遣人焚蔡州粮。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俊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已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

· 史 ·

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跃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郾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粲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飞趋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还言：“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奏：“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因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又奏：“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报而郾琼叛，浚始悔。飞复奏：“愿进屯淮甸，伺便击琼，期于破灭。”不许，诏驻师江州为淮、浙援。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朮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朮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朮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剖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朮，兀朮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

· 史 ·

闲。”庶甚壮之。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桧衔之。

九年，以复河南，大赦。飞表谢，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讎报国”之语。授开府仪同三司，飞力辞，谓：“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飭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谕，乃受。会遣士偃謁诸陵，飞请以轻骑从洒埽，实欲观衅以伐谋。又奏：“金人无事请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桧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闚中原。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

兀朮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兀朮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

初，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朮大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兀朮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觐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朮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朮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朮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朮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效

· 史 ·

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朮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牒，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輜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朮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朮、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兀朮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莲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固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

· 史 ·

九五三

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师卒无功。飞闻命即行，遂解庐州围，帝授飞两镇节，俊益耻。杨么平，飞献俊、世忠楼船各一，兵械毕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粮乏谕飞，飞不为止，帝赐札褒谕，有曰：“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俊疑飞漏言，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义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飞，遂倡言飞议弃山阳，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桧大怒。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兀朮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大率谓：“今春金人攻淮西，飞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

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云弃市。籍家赀，徙家岭南。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

初，飞在狱，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辅并言飞无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儗请以百口保飞，卨亦劾之，窜死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狱者，皆迁转有差。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

· 史 ·

入口者三日。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饮，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遂绝不饮。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尝习注坡，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曰：“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耗敝极矣。”荆湖平，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岁省漕运之半。帝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尤桧所恶也。

张所死，飞感旧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宝自楚来归，韩世忠留之，宝痛哭愿归飞，世忠以书来谗，飞复曰：“均为国家，何分彼此？”世忠叹服。襄阳之役，诏光世为援，六郡既复，光世始至，飞奏先赏光世军。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桧死，议复飞官。万俟卨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云、雷、霖、震、霆。

朱熹传

——《宋史》卷四二九

【说明】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人)，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尤溪市)。十九岁考中进士，历任县主簿、知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知州等，但任期都不长。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从事讲学和著述。曾在建阳(今福建建阳市)芦山筑草堂以居，名为晦庵，又曾

· 史 · 九五五

在建阳考亭乡筑室，故世人多称他为晦阁先生、考亭先生，或称其谥号为朱文公。

朱熹是我国从南宋中期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止学问最广博、影响也最深的学者，如同称孔子为“孔夫子”一样，也有人尊称他为“朱夫子”。他确是孔子、孟子以后在古代文化、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所写作或整理编辑的书数量也很惊人，除《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字数近 200 万字外，本传中还列举了 20 余种著作，但仍不是全部。此外，他的口头讲学也由 90 多位门人记录，由后人分类整理成《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约 200 万字。其中内容涉及古代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

朱熹综合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同时与理学内部的某些不同论点和理学以外的不同派别进行了持久不懈的争论，从而确立了理学在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达七百年之久。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徽州婺源县人。父亲朱松，字乔年，考中进士。胡世将、谢克家推荐他，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时，招聘朱松作他的下属，朱松推辞。赵鼎再次当宰相，任命他为校书郎，后来又升为著作郎。由于御史中丞常同的推荐，任命为度支员外郎，兼任史馆校勘，后来历任司勋、吏部郎。秦桧决策与金人议和，朱松和同级官员上书，极力争辩说不应当。秦桧大怒，暗示御史弹劾朱松怀有异心而自以为高明，让他离开京师去任饶州的知州。

朱熹小时很聪明，刚会说话，父亲指着天给他看说：“这是天。”朱熹问道：“天的上边是什么？”朱松极为惊异。从师后，老师给他一本《孝经》，一读，就在上面题字说：“不这样，不是人。”曾跟一群小孩在沙上玩，独自端端正正坐着用指头在沙上画，别人一看，画的是八卦。十八岁，成为本地的贡生，绍兴十八年中了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挑选本县的优秀人才充当县立学校的学生，天天和他们讨论圣贤修养自身治理人民的学问，妇女中当尼姑道士的一律禁止。罢官回来后请求做宫观官，当了潭州南岳庙监。第二年，由于宰辅大臣的推荐，和徐度、吕广问、韩亢吉一同被召，以有病为理由推辞。

孝宗接位，下诏征求直言，朱熹上了一份密封的奏章说：

圣上本身虽然没有过错，然而帝王之学不能不精心研究。朝廷政治虽然没有失误，然而治军退敌的谋略不能不早些确定。关系国家的利与害、百姓的乐与忧的事情虽然不可能一一亲自去办，然而属于根源本体的地方（心性修养）不能不加以注意。陛下养德的早期，亲自披览书籍，不过

· 史 ·

是背诵文学作品,抒发感情,又很留心读道家、佛家的书。背诵华丽的词藻,不足以探求万事万物的根源而领悟出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佛道虚无寂灭的学说,不足以贯通本末而树立起大中至正的胸怀。帝王的学问,必须先研究事物而穷尽知识,以彻底了解事物的变化,使存在于事物中的义理,都能精细详尽地照察到,自然就会意念诚实和心术端正,而能够应付天下的事务了。

其次说:

治军退敌的计谋不能及时确定,是由于讲和的主张耽误了它。金人和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然则不能讲和十分明显。希望依照公认的是非标准做出决断,封闭关卡,废除和约,任用贤能,建立法纪,激励风俗。几年之后,国富兵强,衡量我方力量的强弱,观察对方内部裂缝的深浅,慢慢起来设法打败它。

其次又说:

国家的利与害,决定于百姓的乐与忧;百姓的乐与忧,决定于州县官的好与坏。各路监察司法官是决定州县官好坏的主要因素,朝廷又是决定监察司法官好坏的根本关键。想要使老百姓得到安乐,根本的关键也就在朝廷而已。现在的监察司法官员,犯法贪污声名狼籍、放肆作恶以祸害百姓的,没有一个不是宰相执政和御史谏官的亲戚朋友与门客。基本已失去势位的,固然已经觉察到他们私相串通的情状而罢斥掉了;不占据势位的,难道就没有这种人,不过陛下无从知道罢了。

隆兴元年,又召朱熹。入宫答对,第一是说:“古代大学中的教育之道在于研究事物以穷尽知识。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天性,高于一般人的品行,然而不曾随所遇到的事情来观察天理,按照天理来处理事情。因而办事之中动不动产生怀疑犹豫,听取意见之时不免受到蒙蔽欺骗,治国平天下的功效因此未能显著。”第二是说:“君父的仇敌是不能与之共同顶着一个天活着的。现在所应当做的,不是进行战争就无法报仇,不是坚决抵抗就无法取胜。”而且陈述了古代圣明的王者用以加强国本、挫败进攻、威胁和制服远方敌人的办法。当时的宰相汤思退正在倡导和平谈判,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但要他等着按次序上任。乾道元年,催他就职,刚到任而洪适当了宰相,又主张和谈,意见不合,就回了家。三年,陈俊卿、刘珙推荐他当枢密院编修官,等着按次序上任。五年,遭母亲的丧事。六年,工部侍郎胡铨把他作为诗人推荐,与王庭珪同时被召,以没有服完丧的理由推辞。七年,已经服完丧,又召他,以俸禄不够养家的理由推辞。九年,梁克家当宰相,重申以前的命令,又推辞。梁克家上奏说朱熹

· 史 ·

九五七

屡次召他都不上来,应当受到褒扬录用,执政大臣们也都称赞他,皇上说:“朱熹安于贫贱,遵守正道,廉洁谦退,值得嘉许。”特地将召回待合改为召回当官,主管台州的崇道观。朱熹认为想要谦退却得到了官职,在道义上不大妥当,再次推辞。淳熙元年,才应命上任。

二年,皇上想奖励和任用廉洁谦退的人,来激励风俗,当时袭茂良行丞相事,把朱熹的名字呈上去,任命为秘书郎,朱熹极力推辞,并且将亲笔信送给袭茂良,议论了当时一些权贵宠臣。一群小人乘机进行毁谤,于是乘朱熹再次推辞,就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去主管武夷山的冲佑观。五年,史浩再次当宰相,任命他为南康军知军,降下圣旨让他走便道上任,朱熹再次推辞,不允许。到达后,采取了兴利除害各种措施。正值当年气候干旱,注重实行救荒政策,保全救活了许多人,事情办完后,奏请依照规定赏赐捐献过粮食的人。有空就到州立学校去,召见学生们一起讨论学术。考察了白鹿洞书院的遗址,奏请恢复原来的样子,草拟了《学规》让书院的人遵守。第二年夏天,发生大旱,皇帝下诏叫各路监察司法官和州官逐条陈述百姓的福利和痛苦,于是上疏说:

天下的事务没有比关怀百姓更重大的,而关怀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主要端正心术以建立法纪。这是因为天下的法纪不可能自然地建立起来,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的不正直的私心,然后才能有所依赖而建立起来。君主的心术也不可能自然端正起来,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研究清楚义理的归宿所在,堵塞住通向邪恶的道路,然后才有可能端正起来。现在宰相、三省长官、师傅、宾友、谏议官都丧失了他们的职权,而陛下与之亲密商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身侍候的臣子。这种人对上则迷惑陛下的心意,使陛下不相信先王治国的大道,而喜受急功近利的卑下论调,不爱听正派人士的好话,而习惯于私相亲匿逢迎的丑态;对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中贪图私利、卑鄙无耻的人,文的和武的区分开来,各自投奔他们的门下。所喜欢的就暗下拉拢,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所讨厌的人就暗地进行毁谤,公开放肆地排挤。相互进行贿赂,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财富;任命高官、安排大将,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的所谓宰相、师傅、宾友和谏议官等臣子,有的反而在他们的门墙下进出,看他们的脸色和意图办事;其中幸而自己还能站稳脚跟的人,也不过是谨小慎微地约束自己,而从没有敢说一句话指斥他们;其中特别畏惧公众舆论的人,才能够对他们的一两个爪牙略加警告或驱逐,既不能够深深伤害他们,而且始终也不敢义正词严地讲话,以捣毁他们借以藏身的巢穴。势力已经形成,威风已经树立,朝廷内外都顺风倒向他们,使陛下的号令和官员升降

· 史 ·

的决定不再是从朝廷发出,而是出于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是陛下独自决断,而实际是这一两个人暗中操纵了权柄。

并且说:“莫大的灾祸,必然到来的忧患,已经近在早晚,而只有陛下一个人不知道。”皇上读了,大怒说:“这是把我看作亡国之君了!”朱熹以有病为由请求做宫观官,不予答复。

陈俊卿以前以宰相的身分担任金陵府知府,经过皇宫入见皇上,极力推荐朱熹。宰相赵雄对皇上说:“由于读书人的喜欢出名,陛下越是讨厌他们,人家夸奖他的就越多,岂不是正好抬高了他们。不如依照他们的长处任用他们,他们逐渐担当了实际责任,能干不能干自然暴露出来了。”皇上觉得对,就任命朱熹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随即又记录他救灾的功劳,任命为直秘阁。朱熹以前次上奏的捐纳粮食的人没有论功行赏为理由,推辞。

正值浙东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当天就乘一辆车子上路,又以捐纳粮食的人未给予赏赐为理由,辞掉职名。对捐纳粮食者的赏赐实行以后,就接受了职名。入宫答对,首先陈述发生灾异的原由和修养道德、任用贤人的主张,其次说:“陛下亲政的初期,大概曾选立一些英豪之士,让他们负责政事,不幸当时所能得到的并不都是合适的人才,因此不再广泛访求贤能之士,而是姑且择取一些软弱、熟悉、容易控制的人来充当这些职务。于是身边私相亲近的供使唤的贱人,才能借侍奉陛下过安乐空闲生活的机会,供陛下驱使去参与国家大事,而宰相的权力便日益削弱。又担心造成偏听偏信的局面,而使这些人依赖其重要地位来蒙蔽自己,有时就听听外廷官员的议论,想借以暗中监视这伙人违犯法纪的行为而加以严格控制。陛下自己既已不能遵循天理,使圣心公平,以端正朝廷的大纲大法,然则固然已经丧失了根本的东西;而又想兼听士大夫的话,拿来作为驾驭这些人的办法,然而士大夫进见陛下有一定的时间,而这些近侍可以从容不迫从不间断地守在陛下身边。士大夫的礼貌既是端庄而难以亲近,其议论又苦涩而难以听进去;身边亲近的受宠爱者谄媚的姿态既足以蛊惑陛下的心志,他们那种衙门小吏式的狡猾又足以眩惑陛下的视听。所以虽然想要压抑一下这类人,而这类人的权势却一天比一天重大;虽然想要兼采士大夫的公论,而士大夫的权势一天比一天轻微。权势重的既挟持其重大权势,来盗取陛下的权柄;权势轻的又借重于陛下所重用的人的力量,作为窃取禄位、保持宠爱的办法。天长日久,逐步亏耗腐蚀,使陛下的道德功业一天天被摧毁,纲常法纪一天天被破坏,邪恶谄媚的人充斥朝廷,贿赂公开地进行,士兵愁苦而百姓怨恨,盗贼接连兴起,灾害怪异频频出现,饥荒重复到来。大群小人互相勾结,人人都能满足其

· 史 ·

私欲,只有陛下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独自承受了它的恶果。”皇上看后为之变了脸色。所奏上的七件事,其中一两件亲手书写以防泄漏出去。

朱熹刚刚接受任命,立即写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减免他们的赋税,等他到任时,外地船只运来的米已经从四面八方来到。朱熹每天访察百姓的疾苦,巡行自己管辖的境内,只坐一辆车而不要手下的人跟随,所到之处人们都来不及知道。州县的官吏畏惧他严肃的风范,有的甚至引咎辞职而去,所统辖的地区很快变得法纪严明。凡丁钱、和买、役法、酒类专卖等措施,有对百姓不便利的地方,都考察而加以改革。在救荒之外,随时对各种事情都加以研究谋划,一定要规定出经得起长时间考验的办法。有讲朱熹坏话的人,说他不善于处理政务,皇上对王淮说:“朱熹的政务倒是有可观的成绩。”

朱熹因为前后奏请皇帝实行的主张有很多都被压抑,幸而听从了的,也大都延缓不办而失去了时机,而蝗灾旱灾又相继发生,心中不胜忧愁愤恨,便又奏道:“对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只有由圣上内心做出决断,迅速地发出号令,批评自己和征求意见,然后君臣互相告诫,各自反省和改正。其次只有把宫中大库里的钱全都拿出来,用供应重大祭礼的费用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命令户部免征以往拖欠的赋税,命令漕运官员依照条例验放租税,命令宰执大臣清除受灾各路、各州军的监察司法官、地方官中不像样子的人,慎重选择贤能的人,把救荒的事委付给他们,或许还能维系下面的人心,消除他们乘机作乱的意图。不然,臣担心值得忧虑的将不单是饿死人,而将是出现反贼;受其祸害的将不只是官吏,而且还会向上危及国家。”

台州的知州唐仲友和宰相王淮同乡又是亲戚,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都推荐他,升他为江西提刑,但还没有动身赴任。朱熹巡察到台州,台州人纷纷控告唐仲友,朱熹查到了他做坏事的事实,连上三封章奏,王淮都隐瞒起来不让皇上知道。朱熹弹劾他愈来愈急切有务,唐仲友也作了自我辩护,王淮只好把朱熹的奏章呈上,皇上命令宰相等详细调查,都司陈庸等人请求命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查实,仍旧命令朱熹赶快到受旱灾伤害的州郡视察。朱熹当时留在台州没有离开,接到诏书后,益发坚决上章弹劾,前后上了六份奏章,王淮不得已,收回派唐仲友到江西做提刑的新任命,转授给朱熹,朱熹推辞不接受,就回了家,而且请求做宫观官。

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颢、程颐的学术来打击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当了监察御史。陈贾面见皇帝回答咨询时,首先攻击说近来士大夫中有标榜所谓“道学”的,大抵都是假借这个名义来掩饰其虚伪,希望认真考察这类人,摒弃不用。这大概是指朱熹而言。十年,下诏说由于朱熹屡次请求做宫观

· 史 ·

官,可差他去主管台州的崇道观。然后又接连主管云台观、鸿庆宫共五年。十四年,周必大当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朱熹以有病推辞,不允许,就上任。

十五年,王淮的宰相职务被罢免,朱熹就入宫奏事,首先说近年来许多案件判决不当,今后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做狱官。其次讲经总制钱的祸害百姓,以及江西各州科罚的流弊。而末尾说:“陛下登位二十七年了,因循苟且使光阴白白流逝,没有一点功绩可以称得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臣曾反复地想过,莫非是安乐悠闲地生活在深宫大院之中,在那虚静昭明而能感应万物的心地里,天理还有不够纯粹之处,人欲还有没彻底清除的地方,因此行善时不能够充其量地去做,除恶时不能够彻底去掉根,每个念头出现的一刹那,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两方面的动机,在心里互相打架。所以礼遇大臣并非不优厚,然而身边宠幸谄媚的人能够深深受到心腹的寄托;思念英雄豪杰并不大急切,然而柔媚、邪恶、平庸、荒谬的人能够长久地窃取朝廷的权力。不是不乐意听公正的议论,然而有时不能容忍;不是不憎恨谗言暴行,然而未免错误地相信;不是不想为祖宗报仇雪耻,然而未免畏惧怯懦而苟且求安;不是不爱惜和培植百姓的财力,然而未免使他们悲伤叹息愁苦埋怨。希望陛下从今以后,每一个念头产生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地考察:这是出于天理呢,还出于人欲呢?要是天理,就恭恭敬敬地去扩充它,而不使它稍微有一点儿堵塞不畅;果真是人欲,就认认真真去克服它,而不使它稍微有一点儿凝固停留。推广到日常的言语行动中间,用人处事中间,无不用这种办法去处理,圣上的心就会洞然明白,表里一致,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掺杂在其中,而天下的事情就将会完全依照陛下的意愿去办,没有什么不如心意的了。”这次进京,有在半路上拦阻朱熹的,认为“正心诚意”的论调是皇上所讨厌听的,劝他不要拿到皇上面前去讲。朱熹说:“我平生所学的,就是这四个字,难道可以隐瞒沉默来欺骗我们的君主吗?”等到奏完以后,皇上说:“好久没见到卿,浙东的事,朕自己知道,现在将给卿安排清闲而重要的职务,不再拿地方上的事情来麻烦卿了。”

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抃也驱逐走了,只有内侍甘昇还在,朱熹极力拿这个人做话题。皇上说:“甘昇是德寿宫皇太后所推荐,说他有才罢了。”朱熹说:“小人没有才,怎能够耸动君主。”第二天,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因脚有病请求做宫观官。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周易》、《西铭》意见不合,弹劾朱熹说:“本来没有什么学术,只不过是窃取张载、程颐留下的那点东西,称之为‘道’。所到之处总是带着几十个门生,妄图攀比孔子、孟子周游列国的做法,以索取高价,不肯担任实际职务,其虚伪简直无法掩饰。”皇上说:“林栗的话似

· 史 ·

九六一